



诗人 茨维塔耶娃

第三卷 | 2014 年 9 月

潘洗尘 树才 主编

及物宾语

译诗

潘洗尘 树才 玛丽安娜·拉尔森 茨维塔耶娃 安妮·塞克斯顿 金重 米歇尔·德吉 克洛德·穆沙 皮扎尼克 李金佳 谢默斯·希尼 朱玉 索菲娅·安德雷森 姚风 杰克·吉尔伯特 欧阳昱 奥希亚斯·马爾契 海岸 德里克·沃尔科特 倪联斌 李莎·卡尔杜齐 范静遐 新川和江 阿尔泰 海日寒 特·官布扎布 波宝音贺希格 满全 多兰 戈丽瓣 哈森 都仁吉日嘎拉 巴·拉哈 宋琳 岛子

译诗佳选

2014年|第三卷

主编：潘洗尘 树才

及物宾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诗·及物宾语 / 潘洗尘, 树才主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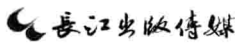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54-7600-5

I. ①译… II. ①潘…②树… III. ①诗集—世界
IV. ①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7571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封面设计: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哈尔滨骅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3.875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行数: 5494行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主编的话

潘洗尘 树才

《译诗》2014年卷的出版，放到了2014年的下半年。这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看来在约稿上，我们还得再加一把力，尽早把优质的译诗稿件抓到手中。

《译诗》2014年卷特别推出两个重要栏目：《诗人译诗》和《翻译家特辑》。

本期为这两个栏目做出贡献的，是诗人、翻译家李金佳和金重。他们各自译介了三位诗人并撰写了一篇译诗评论。他俩，前者在法国巴黎任教，后者在美国圣迭歌生活，都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应该说，是诗歌激情引他们踏上了写作的道路，但他们没有忘记把精通的外语也用于诗歌，那就是翻译。

极端地说，“译”比“写”更难！因为译诗的劳作是跨语言的，是从“有”到“有”，不像写诗那么随心所欲，是从“无”到“有”。金重和李金佳（瞧他俩的名字里都有一个“金”字！）的译作，之所以闪耀着金子般的光泽，正是因为他们把写诗的才华也用到“译事”中去了！“诗人译诗”这种提法的意思，并非“只要是诗人就能译成诗”，而是“诗人若精通外语，则更有可能译出好诗”。

《译诗》2014年卷的另一个特色是，刊载了八位蒙古语诗人的诗歌作品。我们注意到，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比如在蒙古语和汉语之间，也需要翻译家的努力。感谢诗人、翻译家哈森和海日寒。

翻译的本义就是，已经有某种存在，它先于译文的存在而存在，已经有某一个出发点。翻译当然也是一种出发，但不是原发，而是出发之后的出发，这种出发是有依托的，有参照的。

不存在一首根本无从翻译的诗，也不存在一首毫发无损就能进入“另一

种语言形式”的诗。想象力总是可想象的，诗总是人做成的。所以说，一首诗必须与译者的身心一道被唤醒，译者必须最贴近地与它在一起经历时间……然后，复活才有可能。

译者身上有一个悖论：他必须隐身，又必须在场；他要在隐身中在场，也要在在场中隐身。

潘洗尘 树才

2014年6月1日

目 录

001 潘洗尘 树才/主编的话

诗人译诗·金重小辑

- 001 [丹麦] 玛丽安娜·拉尔森(20首)
 017 [美国] 安妮·赛克斯顿(11首)
 040 [俄罗斯] 茨维塔耶娃(9首)
 047 金 重 拉尔森的诗:与语言的大缘分

翻译家特辑·李金佳译作选

- 051 [法国] 米歇尔·德吉(14首)
 063 [法国] 克洛德·穆沙的诗
 074 [法国] 克洛德·穆沙 他靠给予存活
 086 [阿根廷] 亚历杭德拉·皮扎尼克散文诗(21首)
 094 李金佳 皮扎尼克的诗和散文诗

新译作

- 101 朱玉 译 [爱尔兰] 谢默斯·希尼的诗
 107 姚风 译 [葡萄牙] 索非娅·安德雷森(11首)
 113 欧阳昱 译 [美国] 杰克·吉尔伯特(13首)
 123 海岸 译 [中世纪瓦伦西亚] 奥希亚斯·马尔契的诗
 130 倪联斌 译 [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诗
 139 范静遐 译 [日本] 新川和江(11首)
 150 树才 译 [加拿大] 李莎·卡尔杜齐(12首)

本期专递

- 159 海日寒 哈 森等译 国内蒙古族八诗人诗选

- 194 哈森 译 [蒙古国] 巴·拉哈巴苏荣 (9首)

翻译研究

- 204 树才 关于译诗问题的九次思考

诗人影像

封面诗人 茨维塔耶娃 安妮·赛克斯顿

诗人绘画 宋琳 岛子

[丹麦] 玛丽安娜·拉尔森（20首）

时而发生

时而发生：

我们跌入一个精美而易碎的模特
那个辽阔、明媚、春天傍晚的缩影
我们不知所措
不知怎样称呼
它所占的面积
也只有几块地砖大小
它充满微弱的音响
好像来自模型般的村庄
细小的名字的回音，被呼唤
从那些房屋
叫孩子们回家
我们必须站直，紧紧拥抱
才能挤在里面
没有多余的空间
让我们挪动
那么，谁去决定
哪一位该倒吸一口凉气
吓出鸡皮疙瘩

有更多的声音

有更多的声音
比起众多的字母表
有更多的爱
比起各种丰富的感情
一个日子的内容
超过任何语言的词汇
我向空中看去
巨大的困惑
如期而至

白雪公主

由于某种原因她最了解寒冷
但她毫无意识，因为她自然的史实属性
她触摸的物体是冷的
如玻璃，和其他各种大型设备
置于暴风雨的海滩
由于某种原因，靠寒冷的协助
道路和城市不去和她连接
椅子床铺金钱人脸旅途在她体内
联合制造了她的面相，冷若冰霜
但它们却不交融
并由于某种原因，它们还能感觉良好
意识到自己的头脑已经冻结
因此不会腐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由于某种原因，几何学和物质

秘密运作

窗外每一件物体的运动，都能使她心寒意冷

如同巨大的雪的结晶

当她阅读，句子会凝聚成型

像一个冰霜天气在形成

她吃下的水果，顺着未化冻的滑梯一滑到底

她几乎尝不出冷冻的滋味

她的眼睛僵硬，光亮

人们可以触摸

如果它们也是冰做的

她会被认出，在那些冷冻成的娃娃之间

她的表针舞动，跳向一个又一个浮动的冰排

她的心，就像是冰山紧贴海面的那部分

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性是外国文字

性，只用外国文字谱写而成

没人能够用身体说出

你已经同它走出多远

就算能说出，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任何意义

即使你旅行，再旅行

穿过每一片风景

你也永远不会发现性的

完美的国土

它的国度无人发现

它躺着，闭着眼睛

样子就像女孩和男孩伸直的脖颈

它头脑里的精华
——如果它的确拥有
也只限于遗传的范畴
它从每一个家庭的房间传出
如同止不住的呜咽
性从来不直截了当
也从来不按着约好的去做
从一开始
直到目标达到
它所做的，就是启始一个秘密
无休止地启始
并且，是在一个永恒的黑暗空间
它叫做黑夜
在那里性睡着了，做着狂妄的梦
蓝紫色，充满尖叫
就像是郁金香，也能尖叫，如果它的花瓣
也长有喉咙声带上牙堂牙床和嘴唇
它所做的，就是启始一个秘密
无休止地启始
它开始开始再开始——
我对此了如指掌，因为我号准了它的脉象，
并计算了它向其他颜色
加入黄和蓝的尺度
它情感的精华
——如果它的确拥有
是惧怕
像字谜，就等在那里被拼对错误
那么它们看上去
就像一些被肢解的鸟
只有音节却没有翅膀
性，是这些鸟消费了意象
并且不能令人置信

我知晓性：从公路上引擎的轰鸣
从贸易中心的人群中

印记

当我行走于高楼大厦之间，
低头观看水泥街道。
我无意间看到某处一个嘴唇的印记，
这，该是谁的？当水泥尚未干硬，亲吻了它？
一定有这么一个人，想吻别青草
就在这个地方，但来得太迟，
太迟了些。
我学过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亲吻你脚下的土地”
那是一些宗教里的仪式
我曾见过铺路石上被猫踩入的爪印，
新鲜沥青里印下的小鸟的足迹。
我懂得那些。但不懂这两片薄唇。
我不得不弯下身，让我的手指
从上面抚过，然后摸索自己的嘴。
它们，是同样的形状——
和陷进水泥的印记完全相同。
它，曾属于另外一个人，
他在这里彻底耗尽，
由于缺少理解，由于崩溃了的爱。
崩溃了。他刚刚开始
在这座城市
抓取所有令他发狂的东西：
水泥，高楼，千万个窗口！

那人如今在哪里？

站台

这早晨真早
早得就像始发的第一班公交车
第一列客车

站台已经站满
这一个劳动日最粗壮的人们
他们无声

只有直通列车巨大的引擎轰鸣
间歇传来
它们准时抵达，放慢，再匆匆离去

虽然黑烟和煤灰无孔不入
你真正注意到的，却是
这昏暗的早晨空气中
坚硬的肥皂和柔软睡眠的气息
它们飘散出来，从人群的工作服中

还有一些神奇的物质，或其他
依旧残留着
它来自昨夜被精简的梦境

一张冷漠单纯的脸
忽然清晰

忧郁

今天我望见许多浮云
飘在大街上
裹着孕妇的衣裳
还有破灭的希望，套着肥大的裤子
它们转瞬即逝
时而合并到一起
变得巨大
时而突然消失
蒸发到空中
或者，它们的心，一个跟随一个
晾在一条铁丝上
一些脱落，渗进土里
一些离我远去
颜色愈加阴暗
当我把面颊，贴在某人的胸上
那些我认为
我最了解的人
听到的，却似乎有十颗心在跳动
每一颗都按着自己的节拍
我这才醒悟
我根本不了解灵魂
就像我不了解肉体
那些肉体，所有那些人
在今天的大街上
看这张脸，飘过来，再飘过来
每次都不同
每一张都展示着畏惧，和被迫的疑虑
根本无法捕捉
可它究竟怀疑我什么？
罪过并不置身于肉体

它只栖息在某些地方
而那里没有环境
让肉体丧失对自身的意识
如果我能破译出
这个疑虑的形状
彻底看清与这张脸对立的那张
我就会说：跟我回家吧
看看我怎样生活，跟我来上班
了解我工作的环境
研究我的信贷，检查我的日历
看看所有这些人名，我把夜都给了谁
来吧，问候我继承的人，再问候那些
将要继承我的人
但没有
有的，只是一片空白
我的脸无能力同陌生的交流
我也不曾知道它的对立面就是空白
我看到云就这样飘走
有一些哭泣，泪水
滚落街上

谁决定的

谁决定的，神经兮兮
是人间感情生活最广泛流行的方式？

还有这日子，上班下班
像一个个懒惰的执行官
掌握着权力，随意摧毁他人？

还有，她无法将自己连接到
孤独的对立面
无论她运用了多少台电话
多少邮寄价格表，多少参考书

还有，这呆滞的灰脸
和这坐立不安的样子
都死贴在她的身上
如同纹身
如同身份证
到底是谁的决定
让这国家授权的公共信息
成为你社会上层的证明？

周末

周末一日，堪比
平时两日。
这一天你要调理生活。
清晨，你能够伸展胳膊。能够
彻底敞开双臂
舞蹈，如同梦游。你要歌唱，准备好
到
淋浴时高歌。

你伸展。你彻底敞开双臂。你利用
一个事实：
人类的手势可以获得，即使

你孤独一人。
你伸展。你彻底敞开双臂……如同一个人
准备练习一种全新的
挥泪痛哭的方法……或者
是更意想不到的事情。

公园中的病女人

这个女人，露着骨瘦如柴的腿
头上扣着假发
我看到你
却不知你从哪里染的疾病
为何戴着这发套，长满塑料的发丝
你的鸡脖子
把你给用坏了
瞪着大眼睛，和那对镜片差不多
你看到我就微笑
我就成了你的
可你究竟让我讲什么？
当你从我脸前掠过
你的微笑展示过大的嘴
淹没了下巴
你的那套牙齿也长得过长
以至在黑夜的睡梦里
你痛苦地磨牙
它们也把你给用坏了
我应该给你天堂药片，如果我真有
你应该通晓天下
你应该有人随行